

古诗拾趣

苏轼茶诗与白乳泉

□徐琦文/图

从白龟泉到白乳泉

苏轼第一次踏上淮水之旅，是在熙宁四年的秋天，那年他三十六岁。苏轼一生往来淮上十余次，然而自颍州入淮、途经濠州却仅有两次。第一次是熙宁四年十月，他离开京城，调任杭州通判；第二次则是元祐七年三月，他从颍州知州任上，以龙图阁学士的身份充任淮南东路兵马钤辖，前往扬州任职。其余时候，苏轼奔波于南北之间，大多乘船沿汴水，顺着通济渠古运河，从泗州过淮，经洪泽湖往来于高邮、扬州、金陵、杭州等地。

这两次途经濠州，苏轼都在涂山脚下的渡渡口停泊。他登上涂山，览禹王遗迹，并留下了诗篇。熙宁四年十月三日，苏轼拾级而上，登临涂山。望着浩浩汤汤的淮水，逶迤东流，在茫茫天地间，夏禹挥舞着耒耜逐浪的身影，仿佛在历史的山水间飘荡。“川锁支祁水尚浑，地理汪罔应存。樵苏已入黄能庙，鸟鹊犹朝禹会村。”这是苏轼第一次涂山之行留下的一首二十八字的《涂山》绝句，除此之外，并未留下更多文字记述。

苏轼再次登上涂山，已是二十二年之后。元祐七年（1092年），苏轼五十七岁。这年二月，在颍州知州任上的他，又接到了新的任命。二月底，苏轼一行从颍州出发，前往扬州赴任。船行至涂山时，恰逢阴历三月三上巳日。苏东坡携两子苏迨、苏过游览涂山荆山记所见》中，东坡写道：“……荆山碧相照，楚水清可乱。别人有余坑，美石肖温瓔。龟泉木杪出，牛乳石池漫。”诗后东坡还有自注：“龟泉在荆山下，色白而甘，真陆羽所谓石池漫流者。”

随着苏轼这首诗歌的广泛传咏，荆山东麓原本默默无闻的白龟泉，被人们改称作白乳泉，后来还赢得了“天下第一泉”的美名。

“牛乳石池漫”的歧义

苏轼诗作《上巳日与二子迨过游涂山荆山记所见》中“龟泉木杪出，牛乳石池漫。”以及诗后自注“色白而甘”的记述，让后人认为苏轼亲眼看见了白龟泉流淌出白乳般的泉水。于是，后人对白乳泉的解读，无不围绕泉水色白如乳展开丰富联想。

清《凤阳县志·山川考》载：“白龟泉，在荆山下，色白而甘，有白龟流出。”1990年版《怀远县志》说：“白乳泉原名白龟泉，相传唐贞元年间，泉内曾有一只白龟流出，因而得名。宋元祐年间，诗人苏东坡与二子苏迨、苏过，自河南赴杭州过此，见泉水奇特，誉为‘天下第一泉’。因泉水白如牛乳，后人便将其改名为白乳泉。”各种版本的说法如出一辙，已然将“水如牛乳”当作了实证。

网络百科关于白乳泉的介绍中，有当年居住在白乳泉畔已有五十一年之王振芳老人讲述：“白乳泉平时清澈透明，雨后涌流，尤其是游沱大雨之后，泉的涌水量增大，泉水发白。”荆涂山间，晴日时山峦沟壑里不见水流，逢雨的雨后方见山溪在沟涧奔涌。每逢雨季，平日干涸的山涧水流奔腾，溪声喧哗。雨量大、水流急时，溪水在狭窄的山涧奔涌跌宕，溅起白色的水花，这是雨季里荆涂山下村里的人们常见的



白乳泉。

景象，并非地下涌出白色乳水。

曾有一种说法，认为白乳泉下为高岭土，所以沱沱大雨会夹带细碎的白色微尘涌出地表。但荆山岩体是由晚侏罗纪的花岗岩构成，并非高岭土矿脉，因此泉水乳白是高岭土所致说法缺乏依据。仅仅以苏轼诗中的“牛乳”二字，来解释山泉水白如牛乳，显然是生搬硬套，难以令人信服。其实，苏轼诗自注“色白而甘”，应是指泉水清甜甘润之意。将泉水解读为白如牛乳，显然是误读了苏轼诗句的意蕴。

既然是苏轼的诗句让荆山这一泓无名的山泉成为名闻天下的白乳泉，那我们不妨循着苏轼的诗词和宋代茶艺的脉络去探寻答案。

乳水之辨：从《茶经》说开去

中国制茶、饮茶的历史源远流长。《华阳国志·蜀志》记载：“南安、武阳皆出名茶。”南安即如今的乐山一带，武阳则是今天的眉山地区。唐代诗人白居易曾有诗：“琴里闻唯绿水，茶中故旧是蒙山。”眉山地区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茶叶产地之一。苏辙在《和子瞻煎茶》诗中也说：“煎茶旧法出西蜀。”眉山是苏轼的家乡，苏轼这位从茶叶故乡走出的人文，一生与茶结下了不解之缘。东坡喜爱茶、品鉴茶，也是品泉的行家，在他留存于世的两千多首诗词中，写茶的诗将近百首。

自中国第一部茶书——唐代陆羽的《茶经》问世，关于喝茶之事才有了专门的著述。陆羽在《茶经》中提到“其山水，拣乳泉、石池漫流者上”，文中的“乳泉”是对石钟乳上滴水的表述。《茶经》论水，将“乳泉”列为上品，自此，“乳水”一词便被品茗者奉为圭臬。后来文人看重石泉，诗人多有吟咏，皆因陆羽而起。明代田艺蘅在《煮泉小品》中也认为：“泉非石出者，并不佳。其乳泉石池漫流者，蒙之谓也。”这里的“蒙”意为稚嫩，稚嫩之水味道醇厚，更有益于激发茶性。

唐代至南宋末年，流行煎茶与点茶，饮茶用的都是蒸青团饼。从唐至宋，人们的饮茶习俗逐渐转变，晚唐延续下来的煎茶法渐渐被弃用，宋代盛行的是点茶。点茶时，先将茶碾成粉末，在盏中调制成茶膏，分多次缓缓注入滚水冲点，然后持茶筴击拂茶汤，使茶汤呈现白色乳花，泡沫浮于汤面，这个过程叫作“点茶”。正如《辩茶》中所说“明亮似积雪，艳丽如春花”。

宋徽宗赵佶在《大观茶论》中提到：“点茶之色，以纯白为上真，青白为次，灰白又次之，黄白更次之。”《宣和北苑贡茶录》记载了宋徽宗宣和年间北苑贡茶的盛况，书中记录了一些茶名：“又一种茶，丛生石崖，枝叶尤茂，至道初，有诏之，别号石乳。又一种号的乳。又一种号白乳。”石乳、白乳与龙凤茶团皆是极品贡茶，茶以“乳”命名，反映出宋人饮茶以白为贵、以白为美，对茶汤乳韵有着极致的追求，注重视觉的审美感受和精神体验。《清异录·舜茗录》还有把善于烹茶、技艺高超的僧人誉为“乳妖”的记述。

“雪沫乳花浮午盏”的宋代点茶

“点茶”与“斗茶”的品饮方式，造就了宋代别具一格的饮茶文化。在宋徽宗《茶论》详细论述“啜英咀华”之前，北宋的文人学士如梅尧臣、欧阳修、苏东坡、黄庭坚等，在他们写茶的诗词里，经常出现“英华”“乳花”“粟花”“琼乳”“雪花”“白花”“凝酥”等词。诗人用文学修辞的语言，描述了点茶时茶盏中泛起白色沫饽所呈现的视觉体验，并非是在茶水里加入牛乳。

宋人爱用“乳花”来指代烹茶时所产生的乳白色泡沫。苏轼的《浣溪沙》云：“细雨斜风作晓寒，淡烟疏柳媚晴滩。入淮清洛渐漫漫。雪沫乳花浮午盏，蓼茸蒿笋试春盘。人间有味是清欢。”这首诗作于元丰七年（1084），比他在荆山题诗还早了八年。

苏轼的茶诗中常用“乳”来比喻茶

汤的色泽。比如在《焦干之求惠山泉诗》中：“兹山定空中，乳水满其腹。”《次韵完夫再赠之什某已卜居毗陵与完夫有庐里》里：“雪芽我为求阳羨，乳水君应饷惠山。”《送刘寺丞赴余姚》中写道：“余姚古县亦何有，龙井白泉甘胜乳。”品茶的诗词《和蒋夔寄茶》（又名《和寄茶》）：“临风饱食甘寝罢，一瓯花乳浮轻圆。”《赵德麟饯饮湖上舟中对月》有“新火发茶乳，温风散粥汤”。《西江月·茶词》中“云映白，盏浮花乳轻圆”。《汲江煎茶》里“雪乳已翻煎处脚，松风忽作泻时声。”

宋代文人诗词中用香乳比喻茶汤的例子不胜枚举。南宋诗人陆游在《冬晴与子坦子聿游湖上》中有十分生动的比喻：“道边白水如牛乳，知是山泉一脉来。”“牛乳”便是牛乳。他的“晴窗细乳戏分茶”更是典型的宋代点茶的诗意表达。诗人杨万里“烹玉尖，啜香乳”，秦观《茶》诗“侵寻发美鬋，旖旎生乳粟。”茶水如乳的文学描绘在宋代诗人的笔下俯拾皆是。

当然，用“乳”比喻茶的雅义并非仅出现在宋人的诗词里，唐代诗人皮日休就早有“香泉一合乳，煎作连珠沸”的诗句。唐代诗人崔珣的《美人尝茶行》中“瓶瓶贮泉水一掬，松雨声来乳花熟。”正是围炉煎茶时所呈现的景象。

宋代茶文化背景里的诗意表达

《上巳日与二子迨过游涂山荆山记所见》诗后，东坡自注“色白而甘”，应解释为清冽甘甜，而非白如牛乳。《左传·僖公二十四年》：“所不与舅氏同心者，有如白水！”著名语言学家杨伯峻在此处注释：“有如白水”即“有如河”。南北朝沈约的《咏湖中雁》：“白水满春塘，旅雁每迴翔。”李白有“白水绕东城”。苏轼《和陶归园田居六首·其一》：“环州多白水，际海皆苍山。”诗中的“白水”同样都是指清澈的河水，并非字面所指的白色。

北宋范仲淹所作《清白堂记》一文中，记述了他在荒草满棘的庭院里发现一处废弃的水井。范仲淹发现这口古井“泉清”且“味甘”，“其泉清而白色，味之甚甘，渊然丈余，绌不可竭”。于是，他将其命名为“清白泉”，并在井侧筑“清白亭”，将自己的住处命名为“清白堂”，还专门写了一篇《清白堂记》，借清泉表达“清白而有德义，为官师之规”的从政之道，一时传为佳话。

清光绪年间的江南解元林介弼，是安徽怀远人，对家乡风物十分熟悉。他的《咏乳泉》一诗：“云外山泉石上清，戏分细乳雀茶烹。白龟荆麓多灵液，却爱溇水一泓。”这是他亲临白乳泉观泉后所作。林介弼是知晓宋代茶艺的文人，诗中的“戏分细乳”显然是借用了宋人烹茶点茶的闲适意境。在苏轼之后八百年，林介弼闲庭信步于荆山白乳泉边，他并未看到传闻中山泉涌乳的景象，只见在绿树茂密的枝叶下，一泓清澈洁净的泉水静静地流淌在山石之间。“山泉石上清”，这不正是苏轼《上巳日与二子迨过游涂山荆山记所见》所描述的白龟泉“色白而甘”最真实的注解吗？

从白龟泉到白乳泉，是后人在苏轼诗句点化下的神来之笔，是苏轼笔下宋代茶文化背景里的诗意表达。千百年来，白乳泉已被无数文人骚客的笔墨赋予了丰富的人文内涵。隔着千年的时光，再咏读东坡的诗句，仿佛能听见荆山的泉水从古诗里潺潺流出的清音。



投稿邮箱：
4034444@126.com

行走发现

白莲坡公园

□吴高翔文/图



公园小景。

假期，去白莲坡镇走亲戚，趁着酒酣耳热的热乎劲，饶有兴致地来到白莲坡镇镇政府旁边的白莲坡公园“闲逛”，浏览主题雕塑群、文化长廊，聆听淡淡之入闲话，尊神农、重农耕、通商贾的地方人文气息扑面而来。

当地脍炙人口的地方传说被能工巧匠们雕琢成塑像群，活灵活现地占据着公园的一角，呈现出清朝乾隆皇帝“重农省岁”治河、导淮、济运三策盛况，述说着白莲坡种植水稻的生产劳作场景、历史根源及神话传说；铁质雕塑古香古色，石膏塑像惟妙惟肖，承载着浓郁的地方特色和厚重的情感寄托。

紧挨着水莲街的雕塑群主要用来佐证“白莲坡贡米”曾经进贡乾隆皇帝的民间故事，寓情于物、独具匠心。以稻花香大街、水莲大街、白莲坡大道、劳动大街做经纬，承载着“贡米之乡”的渊源，构筑了城镇化发展的新框架。触摸着金灿灿的稻穗，庆丰年的感觉越加厚实，“手中有粮、心里不慌”迎合了黎民百姓安定、自足的生活态度。

从郭塘公社、劳动街、找郢乡到白莲坡镇，在公园的文化长廊上皆有印记可查，同时也给地标性建筑涂上了岁月的斑驳。白酒、香醋、焦米棒等稻米衍生产品叫卖声此起彼伏。

跳广场舞的、闲逛的、会朋友的、叙家常的游人让寂寥的公园人气渐长；打羽毛球、打篮球、踢足球的体育爱好者施展身手，让追求健康生活方式成为时尚。斜靠在廊椅晒着暖烘烘的太阳，健步走来一位精神饱满的长者，麻利地取出斜挎在肩头的长笛，娴熟地吹奏出《闹新春》曲调，行云流水，如痴如醉。

围观下象棋的人群刚才还深思若定，严守着观棋不语的“君子协定”，却为了一处神话传说雕塑争得面红耳赤。一方认为农耕文化质朴、真实，雕塑作品是佐证、是场景再现，白莲仙子塑像是应景编造，连地方传说的依据都没有，与劳动人民憨厚诚实的秉性格格不入。另一方则认为，神话传说赋予了地方美好和力量，给地方披上了神奇的面纱，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……

一边争论不休，一边聊得热乎乎，几位老者悠闲地晒着太阳，慢悠悠地“掰开龙门阵”，话题从村庄道路、农业机械化程度、农业配套实施，到新农合、新农保、低保等，洋溢着满满的幸福感和收获感，就连陈三桥扩建、交通路口加装红绿灯的变化，也成为大家相互交流的美谈，说起来神情亢奋、喋喋不休。

在白莲坡公园“闲逛”，领略的是田园风光，感悟的是民心向党，收获的是融洽舒适的乡村慢节奏生活。在裹着乡土气息的白莲坡公园边上，摊点错落有致、商品琳琅满目、小吃香味氤氲，街面巷道人头攒动，与城市生活的差距几乎对等。

移步走向位于公园路西的公交站台，依依不舍地感觉悄然涌上心头：我想，那一定是白莲坡大米的清香诱人、乡音乡情难以割舍的缘故吧！静默的雕塑没有温度，敢把土特产品当成地方标识和文化符号的白莲坡镇，在传承农耕文化、保护地方品牌、深耕民俗风情方面一定呈献了很多热情。

边看边说

重游梅园

□张斌

又是一年春天，我又一次踏入那片熟悉的梅园。

晨曦照在脸上，就如同母亲温柔的双手，温暖、轻柔。和风拂着淡淡的梅香，就像一位久违的老友，轻轻牵起我的衣角，瞬间将我拉回往昔的岁月。初次来到这儿，那还是青春正好时。那时的梅园还是“犹余雪霜态，未肯十分红。”那时候，对我而言，梅不过是枝头繁花，梅园也不过是一种冬尽春来的美丽风景。我和伙伴们只顾尽情地穿梭其间，嘻嘻着、玩闹着，即使碰撞一些尚未盛开的花蕾，甚至用手折下几枝绽放的梅花，也没有一点心疼的悔意，更不知“寒梅最堪恨，常作去年花”之意。

时光悄然流转，再次来到这座梅园，站在这一大片的梅树前，一切似曾相识，一切又那么的陌生。曾经无知的嘻嘻声仿佛还在耳边回响，而我对梅花的样子却知之甚少。我愣了愣神，突然，用急切的目光去捕捉每一朵梅花：“她，她们，是什么样子？”我尽力地在大脑里搜索，记忆留给我的却是一片空白，只记得我曾来过此处，来过这片梅园，其他的就荡然无存了……

我慢慢地静下心来，用心地去观察每一朵梅花，原来梅花的花瓣薄似蝉羽，用手摸，感若锦缎，细腻而柔软；红的娇艳，像燃烧的青春激情，白的柔美，宛如纯洁无瑕的梦；金黄色的

花蕊伞状分布，被花瓣团团围着，犹如众星捧月之妙，散发出一股股淡淡的清香。她们有的傲立枝头，独自绽放，尽显孤高之态；有的相互簇拥，亲密有加；有的左顾右盼，各自生姿，好像都在参加一场盛会，热热闹闹，缤纷娇艳。

梅树的枝干，粗糙且布满岁月的纹理，它们或蜿蜒曲折，或刚劲挺拔，威武地支撑着满树繁花。一根手臂粗的枝条从一棵老树的根部发出，冲出树冠，枝干葱绿，挺拔如云，虽花枝不多，但枝头也是红梅点点，尽显“早梅发高树，迎映楚天碧”之妙感。

梅香萦绕，我深吸一口，那淡雅的

香气直沁心脾。这香气，不浓、不烈，也不张扬，持久悠长，耐人回味。就如同生活中的一个小小的幸福，没有轰轰烈烈，更多的是那些平淡日子里的细微感动，似家人的一句问候，若朋友的一个微笑，平淡无奇，却能在记忆中永恒。

曾经的我，只是把梅园当作一处用来嘻嘻玩耍的风景地。而今，我才明白，它才是一本人生阅不尽的书海，每踏入一次，就如同翻阅一次书籍，其美妙之处，就在这春来冬去、花开花落、粗枝细干的纹理里，是风景，更是人生。

是啊！只有“寒雪梅中尽”，方知“春风柳上归”。



天香（国画） 范文炎作